

澹齋內言 澹齋外言
與古人書 東溟蠡測



澹
齋
外
言

楊繼益 著

中
華
書
局

澹齋外言

明 雲間楊繼益茂謙著

葉夢得避暑錄云。一日苦熱。自詠曰。冰蠶火鼠。此本何物。習其所安。猶不知異。今此熱相。初從何來。乃復浪爲苦樂耶。予味之有省。大抵人中虛圓。不過徑寸。事物交滑。俄頃開便是如炎如冰。此如炎如冰者。孰爲之。徑寸不有也。藉令以虛圓還之。徑寸必且以如炎如冰者還之。事物何地非清冷。國土乎。南華經云。大浸稽天而不溺。大旱金石流。土山焦而不熱之人也。其遊于世。則何異冰蠶火鼠之適也。

造化所生之物。自然而成者。如果實雞卵之類。多圓少方。卽山石開成方體。亦非自然。可見造化以圓爲貴。而無方截廉隅。老子曲則全之說。非欺我也。直方之道。人所以裁成天道者。亦不可過甚。漢儒趙岐曰。凡物圓則行。方則止。試廣其義。惟圓則無障礙。故曰圓通。惟圓則無罅缺。故曰圓爾。惟圓其機常活。變化出焉。故曰圓轉。蓋至乾竺之教。極于圓覺。大易之用。妙于圓神。天下之館事畢矣。

僧一行曰。日。純陽之精。光明外曜。以眩人目。故視如小。方其初出。地有游氣。以厭日光。不炫人目。故赤而大也。日與火類。火體赤而炎黃。日初赤者。猶火無炎也。游氣之說。頗可以析列子小兒爭日之辨。

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。而彼我皆欲自爲。斯東西之相反也。然彼我相與爲唇齒。唇齒者。未嘗相爲。而唇亡則齒寒。故彼之自爲。濟我之功宏矣。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。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。則天下之功。

莫不皆無矣。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。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。若乃忘其自爲之功。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。而僞薄滋甚。天下失業。情性爛漫矣。

以天地大身論之。上自冕紱。下至單襦。總只一人。何處著我相來。無我。更于何著人相。人相亦無。而況于中。有爲羨欲。有厭欲。卻顛倒夢想。斯惑甚矣。今君曰腹心。臣曰手足。兄弟亦曰手足。腹心手足。是二人耶。可見忠孝之人。正無人我相者。不仁不智。著相多也。而手足二字。爲人臣子兄弟者。尤當體認。蓋多而不二。其而相關。手足之謂乎。若餘榮在人妝點。世界何必是我。何見非我。而營營者。乃騎驢覓驢耶。細勘足供一哂。

樂只是懽。樂與憂反。樂時無處著樂。遇憂乃見。人要樂。便有造爲意。今人說樂。只是喜歡字。不是樂。長春真人曰。世人以心喜處爲樂。卻被樂心引在苦處。非真樂也。道人不世樂。以拂心處爲樂。終是苦心換得樂處。要知太和元氣。融暢身心。便是樂之模樣。亦口說不得。

天以傾西北。拱列宿。地以缺東南。朝百谷。日以戾成。早暮月以虧見盈縮。故知聖人之道。不缺則不全于不朽。卽斯以推。人有缺處。成完。完處成缺者多矣。

化書云。萬物可以虛我身。可以無以我之無。合彼之虛。自然可以隱。可以顯。而無所拘。昔慧達藏鷲鹵。修羅入藕絲。可爲一證。得此道以遊世。何患觸塗成礙耶。

本無神也。虛極而神自生。本無氣也。神運而氣自化。氣本無質。凝委而成形。形本無情。動用而虧性。形成

性動去道彌遠。老子曰：凡言有患爲我有身，及我無身，吾有何患？夫身孰有之哉？無之者有之也。

靈知自性，不與衆緣，作對名爲一念相應。惟此一念前後際斷，永嘉云：不離當處常湛然，覓卽知君了不可得。夫制念莫如止，止念莫如忘，止念之念念也，忘念之念念也，忘念之念是爲正受，此一念相應之真諦。

顏魯曾魯獨得孔氏之傳，而賜不與焉，以聰明勝也。如阿難最先近佛，其得道反在迦葉之後，坐知見多耳。愚謂荷道須有萬鈞力量，聖門如子路，定在顏曾之下，子貢之上，何以故？修己以敬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看論語中直捷指點，除子路，夫子更向誰道？

語曰：至人無夢，然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，可應驗者。有時心神昏濁，似夢非夢，無可憑據者，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，能自持定其心，寤如是，寐亦如是也。其時有夢者，虛靜極而明生，至誠前知之謂也。常人之有夢者，思慮紛紜，倏此倏彼，無可憑據之夢也。其無夢者，思慮昏蔽，無復一孔之明也。

說文：魂，陽氣也；從鬼，云聲。魄，陰神也；從鬼，白聲。此專以諧聲訓之。關尹子曰：鬼爲魂，鬼白爲魄。于文則然，鬼者，人死所變，云者，風風者，木白者，氣氣者，金風散故輕清，輕清者上天，金堅故重濁，重濁者入地，輕清者魄從魂升，重濁者魂升魄降，此于字義更有味。

自古歷家言天左旋，日月右旋，宋儒以日月亦右旋，誤矣。及汲冢周書又云：天道尚右，日月西移，地道尚左，水道東流，人道尚中，耳目役心，吉禮左旋，順地以利本，武禮右旋，順天以利兵，將居中軍，順人以利。

陳晉孔晃註云。天右旋也。此以天爲右旋。其說愈誤。故知汲冢書多僞書也。

吾命無一日之定。而芒人多圖年之謀。不知人生如燭。恆自消化。誰益之膏油。且漸至燼滅耳。已壯之後。隨老。已老之後。隨死。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。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。若從善者自許壽。不如自許天。何也。蒼生之生字內。如矢如鳥。速飛無遺迹。如影如夢。無實體可持。而人于此營大業。如永久居焉。慘哉。

晉范甯嘗患目痛。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。湛授之方云。捐讀書一。減思慮二。專內視三。簡外視四。旦晚起。五夜早眠六。括其要。余謂專內視盡之。天隱子曰。凡人目終日視他人。故心亦逐外走。終日按他事。故目亦逐外瞻。營營浮光。未嘗復照。奈何不病。且人審能專內視。學道之功半矣。豈僅療目疾已哉。仲俊讀千字文有所悟。蓋心動神疲四字也。以此平生遇事。未嘗動心。至老而不衰。夫千字文誰不童而習之。仲俊竟用四字得力。乃知讀書者。言下有省。則開卷有益。

惟精益勤。惟勤益精。惟昏益惰。惟惰益昏。吉凶禍福。幾決于此。

上藥養命。謂五石煉形。六芝延年。中藥養性。謂合歡蠲忿。萱草忘憂。下藥治病。謂大黃除實。當歸止痛。夫有須于藥物者。皆其末也。君子以樂天者養命。無需五石六芝矣。以抑情者養性。無須合歡萱草矣。以尊生者治病。無須大黃當歸矣。且百病皆起于氣虛與逆。慾少則實。心正則順。病斯不作。

衛武公洒埽庭內。蘇雲卿地無纖塵。皆是他神爽處。張敬夫几席不正。雖深夜必使人移之。薛敬軒見器

物少有不正，心便不安，必移正之。方外利用之功要如此。

春夏早起，取雞鳴時。秋冬晏起，取日出時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，在涼則欲及溫暖也。又思聰錄云：夏早起，早睡，冬晏起，晚睡，亦律天時一事。

人特幻形耳，其妙用處，直特有精神在，顧善用之，則爲李鄴侯，精神大于身，不善用之，則爲錢世儀，精神滿腹。語曰：心之精神是爲聖，精神蓋由心生，非可襲致者。人內養止內充，精神外溢，無慮用之弗善矣。平旦時，其氣清明，此不待言。然又覺有渾敦篤厚氣象，迨至鹽梅周旋，漸漸爽朗發越，若一日之內，無贅詞，無閒動，加之以居敬讀書，真有可以至于終夕，亦不澆漓者。倘日復一日，存養不替，此便是希聖門庭矣。

薛文清守父懲創之戒，用功二十年，猶自爲歉。康齋以懲忿得親心之悅，用功至老不衰。後生于此一字，更當何如？求之前哲，有十五年學箇恭而不成者，有不安語力行七年者，有三年去得一矜字者，此皆從心體上用力，猶若有其難，彼不加意于繕修政復，不知其苦耳。故記曰：學然後知不足。元劉敏中與同儕言志曰：自幼至老，相見而無媿色，乃我志也。究敏中生平，身不懷幣，口不論錢，義不苟進退，真不負所志者。

能棄事非貴，必知事本無而不足棄，則外障屏而形不勞矣。能遺生非貴，必知生本無而不足遺，則內障除而神不滑矣。

胡康侯謂人之去就語默。如飢飽寒溫。必自斟酌。不可決諸人。亦非人所能決也。此真名言。宣尼仕止久速。得聖之時。正惟內自決耳。

夫怨人而使人知之。則彼必備矣。怨人而使人無知。則彼何傷矣。彰怨者多防。匿怨者自戕。莫如不怨。雖然。德易忘而怨難銷也。骨肉之恩。崇朝反目。睚眦之恨。終身刻肌。故君子重樹怨。

視親如疏。則親可常保也。視急如緩。則急可屢謀也。故曰。于人無所甚親。人不可得而疏。于事無所甚急。事不可得而緩。

凡人性氣鬱創。人言告誨。終不能深入。必須經涉世途。自知痛痒。其創自深。如素性驕矜者。一旦獲交天下英豪。自顧所有。如遼東豕。則汗流不已。其驕矜之病。不療自愈。又如人輕躁妄動。以未經傾跌。一旦遇事齟齬。深自悔艾。則後有舉動。將慎重而不敢妄發。此方是真得學問。

李士謙云。陰德猶耳鳴。已獨知之。陳平曰。吾多陰謀。道家所忌。夫陰德陰謀。總由己設。陰德設于陰而陽用之。陰謀設于陰而陰用之。陰德如雨露霑濡被物。而物不知其賜。陰謀如鬼蜮毒螫中物。而物不知其由。雖然。陰謀亦在所用。用之而當。亦君子所不諱也。如天下有大姦惡。顯誅之。姦未必去。而已先受其害。君子處之。蓋必有微權焉。昔王沂公以移皇堂一事。坐傾二姦。不謂之陰謀不可。顧其爲德不侈大哉。故設于陰而陽用之。以陰謀濟陰德。庸何傷。

造物者製人。兩其手。兩其耳。一其舌。意示之多聞多爲而少言也。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。而以齒如城。以

唇如郭。以鬚如標。三重圍之。誠欲其警之使詘于言也。不爾。曷此嚴乎。夫口也。又心之藩籬焉。故經曰。守言卽守心也。圍無藩籬。外患卽侵而毀之。心無口之禁。不止受外入之累。自亦逃而失己矣。舌母先心可也。又曰。麥藏于窖。麥得土氣欲坼出。而量之多于初。然麥浮敗矣。言在佞人口。盛而增多。惟無孚也。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。未聞稱譽以多言。言雖善也。多則人病之。善言不可多。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。

或問夏忠靖公原吉。量可學乎。公曰。某幼時。有犯者未嘗不怒。始忍于色。中忍于心。久則自熟。殊不與人較。某何曾不自學來。又曰。處有事當如無事。處大事當如小事。若先自張皇。則便無主矣。故推本朝之有量者。必以公爲第一。

生身以來。通徹骨髓。都是習心運用。俗人有俗人之習。學者有學者之習。隨古今有世習。隨四方有土習。眞與習化。機成天作。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。凡日用祝記討論。只培養得此習。中間有新得奇悟。闊越峻立。總不脫此習上發基。方且自認從學術起家。不亦悞哉。今學者之習。盡墮典籍苦海中。達者證古卑者泥古。信意拈來。都是骨董。苟不大著火力。千鍛百鎔。何以煎銷夙具。透露性靈。

律歷志曰。銅爲物之至精。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。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。介然有常。有士君子之行。余聞銅誠介然。然一經鹽則改形。士君子誠獨行。然一不淡則變節。弗謂無改變。在處鹹淡何如耳。

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。故未久而差。由不知天爲動物。而歲亦略有差也。古歷雖立差法。五十年差一度。

又大過百年差一度。又不及七十年差一度。稍爲近之。尙未精密。元朝以八十一年差一度。算已往減一算。算將來加一算。始爲精密。

未得獸者。惟恐其創之小也。已得之。惟恐傷肉之多也。人情乎。君子曰。凡關於得失者。類然。居彼人之所。則欲其許我也。今爲我妻。則欲其冒人也。人情乎。君子曰。凡涉于彼我者。類然。

伐木而寄生。枯。芟草而兔絲萎。蟹不歸而蝓敗。木見斷而蠹殄。凡物之有所附者。必與其所附而俱盡。姦臣盜國。國破而家亦續亡。螳螂盜人。人死而蟲將安守。凡物之有所盜者。亦必與其所盜而俱盡。

六朝人捨宅爲寺者。不一而足。其最著。則晉戴騁。齊薛曇。梁陸僧瓚。何敬容。後周李士謙。夫人生朝露耳。宅其寄寓也。乃閭者認爲不拔之業。必極其雕構。以傳之不可知之人。惑矣。梵志詩曰。多買田園廣修宅。四鄰買盡猶嫌窄。雕牆峻宇無歇時。幾日能爲宅中客。尤足喚醒人迷也。

子絕四章。四毋卽四勿。賢人事也。聖心空洞無物。意必固我。何曾著些子。乃有事禁止耶。所云絕四。絕四毋之謂也。請以內典證之。四毋。學人工夫。卽時時勤拂拭。勿使惹塵埃。是四絕。聖心本體。卽本來無一物。何處惹塵埃。是。

大舜烈風雷雨弗迷。孔子迅雷風烈必變。是同是異。予謂迷與悟對。其性自如。舜一天也。變與常對。就業一番。孔敬天也。然千古聖人。皆有差別。弗迷的原是必變的。惺然寂定。卻有上帝臨女之真。必變的原是弗迷的。惕然悚動。卻有清明在躬之妙。蓋心體本是如此。

窮經于傳註。時有不合。未爲害。道理無窮。人之識見。小大淺深各不同。但不可鑿。且古人解經。止傳其訓。詰必自學者成文成義。故通一經以爲大事。今訓詁家率已成一篇文理。學者守之。便覺更無剩意。故雖多涉而不能精也。楊升庵曰。易有通書有細。詩有故。春秋有微。及諸箋解。古人于訓詁外。闡發經義。政復不少。

司馬公解老子首章。無名天地之始四句。皆于無有字下斷句。瑞鹿安禪師讀楞嚴經。于知見立知。卽無明本。知見無見。斯卽涅槃。于立無字下斷句。云是吾悟處。時謂之安楞嚴。偈曰。不是嶺頭擔得事。豈從雞足付將來。陸文定公嘗言。讀書當知句眼。卽此便是榜樣。

近世經教禪宗。分爲二途。至以達摩明心見性爲教外單傳。此不考其本也。諸部經典所論。字字句句。皆明心見性之旨。至于維摩問疾。無有文字言說。爲不二門。此初祖西來之正印。迦葉拈花。龍女獻珠。禪家公案。已肇于此。不至初祖而有也。達摩入中國。以楞伽教人。未嘗盡去文字。及五祖六祖。亦皆以經典演教。但不復造立文字。如所謂述而不作耳。安得以經教爲糟粕。而直悟禪宗者耶。

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。釋之止觀寂照明心見性。不甚爭差。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。釋氏要收拾到空虛處。至于山河大地。俱不作實相。此之謂異端也。

佛經于罵佛者曰。子以禮從人。其人不納。禮歸于子。今子罵我。我亦不納。子自持歸。禍子身矣。道經云。夫人遇我以禍者。當以福往。是故福德之氣。恆生于此。害氣重殃。還在于彼。二家之待橫逆。必諄諄爾我。

罪福閒。若我儒。惟知內自訟耳。蓋至論及孟子三自反。不如顏子一不校。益信儒學之粹也。

適莫二字。本夫子語。而華嚴用之。義亦正同。要之以處事言。必有可。必有不可。豈得含糊。以心體言。若帶有些兒可。些兒不可。卽是障礙。如眼中著一點便是屑。鏡中著一點便是塵。

關尹子曰。合乎精。故所見我獨。蓋精未嘗有人。合乎神。故所見人同。蓋神未嘗有我。以戒慎不睹。恐懼不聞。能國治而天下平。此凝精所以合神也。

詞曲豔麗。首推西廂。其好處全在無端倪。見生出無限愁情。而末結以一夢。明諸境皆虛幻也。夢中暗應杜將軍。尤奇。昔人嘗言齊物論之奇。在蝶夢作結。而後人不知此意。妄續寄書得第等事。大晦初旨。祇成蛇足。

茂謙楊君。文才超卓。有志科名。不遂。乃以國子生爲西蜀蠻府參軍。時土夷獷悍。日事戈鋌。君輸誠披
懷。多方排解。卒致馴服。賞不酬勞。挂冠而歸。生平等身著述。不輕示人。茲內言外言。特其一櫛片羽。而
學道有得之徵。具可見已。予與楊君契好有素。披閱是編。不勝人琴之感焉。余山陳繼儒書。